

# 回眸逝去的青春

——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口店中学乒乓球队

宋 浩

## 起 步

我原籍周口店黄院村。1954 年全家迁居周口店，我入周口店小学 5 年级。1952 年 9 月，原属河北省房山县的周口店地区、河北地区划归北京市京西矿区。1955 年创立北京 69 中（即河南中学）、70 中（即周口店中学）。我恰好小学毕业，考入北京 70 中，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。1958 年 4 月，房山良乡两县合并划入北京市，为周口店区；周口店、河北地区划回周口店区。当年，我初中毕业，70 中恰好建立高中部，我又成为该校第一届高中生。回眸少年时期这一段，感慨命运对我如此眷顾，在家门口一直上到 1961 年 6 月高中毕业。

我们的学习生活不像现在的孩子那样紧张，也没有课外补习班。除了比较多的劳动外，课余生活丰富而有趣，老师经常组织野游、爬山等活动。1956 年春季，学校用我们勤工俭学的收入，组织全校四个班 200 多人去北京游玩了几天。此外，学校还成立了田径、篮球等运动队，操场上经常有锻炼的学生。我生性喜欢运动，但由于岁数小，个头矮，跑、跳、篮球等运动都参加不上，于是就开始练打乒乓球，而且上了瘾。

当时全校只有一个乒乓球台，放在一间空闲的教室里，成了全校男生抢占的舞台。课余时间不用说，经常是人满为患，就连课间十分钟，大家也要抢着上去打几下。人少时一局打 21 个球，人多了 7 个球，还有时人实在太多，打 3 个球就要分胜负，人们像走马灯似地上上下下。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，我们锻炼，我们快乐，其乐融融。

后来班级多了，学校因势利导，在教室门前用砖和水泥砌起了几个球台，没有球网就用砖块代替。同学们同样在水泥球台上乐此不疲。

我的邻居常希义比我低几班，又是发小，他也喜欢打球，我俩经常在一起玩，星期天一起到文化馆去打球。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我们逐渐地成长起来。

有一件颇为尴尬的事情：一次，我俩在文化馆玩球，头顶上有一个灯口，没安灯泡，灯口里的接触头黄澄澄亮晶晶的，我怀着好奇心如鬼迷心窍地把手伸进了灯口，顿时一股电流流遍全身，火辣辣地疼痛。幸好当时穿了一双胶鞋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从此，再也不敢触摸电器了。

## 选 拔

1959 年 4 月，在第 25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，容国团获得了男子单打世界冠军，消息传来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。当年九月，我校高一年级来了一位周口店区乒乓球冠军，他叫孙继文，是从良乡中学考入周中的。他的到来，进一步推动着全校

的乒乓球热潮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校领导萌生了成立乒乓球校队的想法。于是在 1959 年秋季举行了全校选拔赛。经过层层选拔，多轮淘汰，决出了前几名。孙继文毫无争议的获得了第一名，我的发小常希义获第二名，王政洪第三。剩下吴忠鑫和我争夺第四名，也就是进入校队的资格。记得那是一个下午，我们两个打得难解难分，不分上下，这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，那个房间不知何故没有安装照明，眼看天快黑了，我俩还没决出胜负，在一旁观战的体育老师付秉义果断决定，“不用打了，你们俩都参加校队”。从此，我幸运地成为周中乒乓球队的队员。说实在的，我的球技不如吴忠鑫，继续打下去，估计输球的是我。

## 训 练

球队成立后，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，每周二、四的课外活动是集中训练时间。由于体育老师是搞田径的，无法当教练，孙继文自然成了我们的技术指导。五名队员中，只有孙继文是住校生，我们四个都是走读生，远的离学校有六七里，但都坚持每天按时到校训练，从不迟到。大家相互交流，取长补短。经过训练，队员们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，成了附近地区颇有影响力的球队。队员们的家庭都很普通，球拍只是一般的胶粒、海绵，有的队员没有固定的球拍，比赛时靠借拍子。

五名队员各有所长，孙继文的技术明显高出别人一头，他以

近台搓球拨点取胜，有容国团的影子，是属于灵巧型的，可惜由于没有对手，没有教练，他的球技得不到进一步提高；常希义攻守兼备，以中近台防守配以巧攻为主，属于牛皮糖型的；王政洪善打中台快速推挡间有两角抽杀；吴忠鑫以近台提拉为主；我则以进攻为主，防守一般。

上世纪 60 年代初，国家遭遇严重的困难局面，人们把能吃饱饭都成为奢求，我们几个苦中作乐，仍然坚持训练。那时的条件特别差，学校只提供场地，运动服、球鞋想都不敢想。条件艰苦，难不住我们，五个人自己凑钱买了 T 恤衫，到印染店去印了“周中”两个大字，穿起来格外精神和自豪。

为了提高技术水平，我们想方设法寻找途径。当时灰石厂是周口店地区最大的市属企业，有职工上千人。该厂既要供应琉璃河水泥厂的石灰石原料，在山口村一带还大量出产花岗岩，是优良的建筑材料。我们就主动和该厂的乒乓球爱好者联系，一起组织训练和比赛。此外，我们还与娄子水造林大队、房山中学以及当地的驻军进行过比赛。

学校乒乓球活动的开展也带动了周口店地区的体育活动，周口店文化馆的负责人王少斌组织农村、机关、学校等单位的乒乓球赛，就把我校作为发起和组织单位，校队的五名队员都是种子选手。比赛活跃了该地区的文化体育生活，也给三年困难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增加了几分色彩。

## 比 赛

记得我们曾经两次参加全区的中学生乒乓球赛。那时的通讯条件特别差，学校仅有的几部电话还需要转接。有一次我们下午接到通知，当天的比赛已经开始了。是去还是弃权，几个小伙伴一商量决定去，即使赶不上比赛也能观摩一下。说走就走，周口店到房山 12 里路，我们一个小时就赶到了。

比赛在房山一个小学的大教室里进行，那里已是灯火通明，我们到时球赛已经进行过半。区体委的同志见我们来晚了，说可以参加比赛，但你们几个要进行选拔，先打内战，等内部消耗完了，再参加后面的比赛。对这种安排我们很不满意，就和体委的同志据理力争，但吵了半天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最终还得听人家的。我和常希义对决，平时我根本就打不过他，明知毫无胜算，但为了“报复”体委的人，比赛前我悄悄地与常说，让我一下，打满五局。五局之后，我不出所料地败下阵来。校队的其他队员也要经同样的内部比拼。记得那次比赛孙继文获得第三名，第一名由房山中学的赵征获得。

通过不断的交流和比赛，球队获得了不少荣誉，孙继文获得了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，我和其他三名队友获得了国家三级运动员证书。

## 回 眸

高三下学期，需要全力备战高考，我就逐渐退出了球队的活动。

1961年我考上了北京矿业学院，他们几个都还在学校。1962年夏天，我放假回家，发小常希义非常高兴，立即约上队友们到周口店照相馆拍下了难得的合影，这也是我们球队唯一的影像。

56年过去了，那时我们意气风发，风华正茂，少年不知愁滋味。回眸我们逝去的青春，更加热爱今天的幸福生活，也希望对如今的年轻人有所启迪。

当年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成长，勇敢地面对一切困难，我们深知温室的花朵不能茁壮生长。寄望如今的青年一代在祖国的大家庭里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。

作者:原山西省大同矿务局设计院院长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。



前排左起：吴忠鑫、作者、孙继文

后排左起：常希义、王政洪